

《儷人》

——自選章節

※※※

在長達九年的半夜對話中，十二歲女孩每告訴城真華一件事，便多添一歲；隨著事件累積愈多，十二歲女孩趕上了城真華的少女時代、少婦時代、中年時代，到跟她同樣年齡時，兩人開始同步遊走歲月，攜手相伴，直到城真華插在心臟的那把匕首被拔起。

城真華裝上心律調整器回家的第一個半夜，十二歲女孩出現在紅木眠床邊，看著她心臟上方微微腫脹的淺紫色皮膚，對她連搖兩次頭，斬釘截鐵地說：「妳不會死於心臟病，連插著的那把匕首也沒有人能拔得出來，除非妳自己伸手拔它。即使是那一刻來臨，也跟妳的心臟沒有關係。」

「嘎，妳是誰？怎麼知道我該如何死的？妳看到了什麼？」城真華迭聲追問。

「噓！我偷溜出來的。」女孩壟罩在迷濛霧氣中，背後山河交界的遠方，掀騰著白花花的溪浪，像堅硬的礫石，鑿穿有如寬大罩衫的霧面，光束透過霧面的許多洞孔投射進來，把城真華的臥室渲染成一片星光燦爛。「妳的死亡是很久以後的事了，而且妳的靈魂被這棟三進落的大宅

圍困，永遠不會離去。會漸漸腐壞的，只是妳的肉身而已。至於我嗎，妳怎會都不記得了呢？我是妳的『**Rarenan**』，這是西拉雅語，意思是『母親』。」

「妳這麼年輕，怎麼可能是我母親？」

「我出生在新港社，本來叫『力姬春』，這是平埔族名字。很久以前，我的祖先是魯凱族的公主，跟一個來自唐山的男人成親，不斷繁衍的後代，跟隨不斷遷徙的居處，最後我們在鹽水溪和二仁溪的交界處定居下來；那裡是祖靈的故鄉，我們族人稱呼做『**Campum Eliseum**』，是幸福的天堂。我們祭拜阿立祖，相信祖靈不滅，每年有七個節慶，男人要入贅女方家。這些種種，我會盡量帶妳去看。雖然妳真正的阿爸是河洛人，我也漸漸聽不懂『**Raraman**』和『**Rarenan**』的語言，但是我們的太阿祖米布斯是村社最有名望的『**Inibs**』，她總有辦法解答妳接下來會產生的種種疑惑。」

「**Inibs** 是什麼？」

「祭師，我們叫她『尪姨』。太阿祖米布斯會誦唸咒文，傳遞諸神的諭言。」

城真華苦笑著，喃喃說：「我都快七十歲了，卻有個十二歲女孩自稱我的母親，而且不是我記憶中所叫的『連只』，這場夢做得太走樣了。」

「我的河洛漢名叫『連只』，妳記憶沒有出錯啊。」

「希望天一亮我就忘記這些了。」城真華看著離地一尺懸浮的十二歲女孩；「既然妳這麼肯定是我的母親，那也算正瑤的外婆，她會夢遊，妳去跟她講故事吧，順便帶她參加妳的節慶，別折磨我這把老骨頭了。」

「正瑤的夢遊再過三年就痊癒了。她有她的記憶。我帶妳去雲遊，看我們祖靈那飄揚著五彩旗幟的天堂。」十二歲女孩又比了個「噓」的手勢，壓低聲音說：「我們用飛飄的。我是偷偷從向缸甕裡溜出來的，不能給阿立祖看到。」

城真華聽這個十二歲女孩講得沒頭沒尾的，心想應該是那個植入心臟上方的心律器發揮作用，因為她的心臟從來沒有如此穩妥地每分鐘跳七十二下；這就牽連到大腦神經傳導物質傾斜的校正，眼看自己就要回到現實生活——那裏面，她有生父和養父，十歲時生父把她賣給養父，十二歲養父賣她去安葬第一個養母，陰錯陽差地又被第二任養母賣了，她跟養父揮別了第二任養母，直到第三個養母，才終於把她賣嫁給佛頭港的蔡家，讓她屈就於噩夢連連的婚姻生活。

不！她絕望地拒絕這段很難根除的初始記憶，既紊亂又缺乏戲劇性的悲苦——像上海電影〈桃花泣血記〉那個阮玲玉演的童養女那般坎坷。雖然大致來說，一般人也認同她的一生是非常坎坷的。無論如

何，她抱持徹底修正想像人生的決心，對十二歲女孩說：「如果妳確實是我的生母，那帶我去看妳的成長記憶。還有，妳為什麼以十二歲的模樣出現在我面前？」

十二歲女孩說：「這跟我的生命重大經驗有關。那是我們西拉雅族一個重要的節慶日。跟著我，我們先去看一個盛大的 **Lingout** 祭典活動。這是八月十五日圓日。第一個跑到溪河口的男孩可以得到女孩的幫助渡過溪河，而第一個到達對岸的男孩，可以得到最美麗的女孩。」

風霧昏濛，城真華依稀聽到兒時最初記憶的歌詠聲，虛幻而喧嘩，遠近交會，女聲重疊著男聲，一呼一呼輪唱著，召喚金麗的太陽躍出夜幕。翩翩起舞的女孩們圍成圈圈，個個雲裳白衣，黑蓬裙飛揚著。她們頸項套了圓仔花與雞冠花相串的花環，瑪瑙珠的項鍊穿串著吉祥結的古玉墜，墜面雕著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」漢字；烏亮長髮盤著髮髻，插上白色蒜茶花，銅髮簪裝飾著豆綠和海藍琉璃珠的簪墜；手臂盤繞著數匝或十數匝瓔珞；銅製鏤刻弓紋的手鍊，陶製手環，圓形銅耳環等，在夜風中叮噹傳響。

起舞的男女當中，那一個嘴型優美的女孩，飄飛到她身邊，繞著眠牀歌舞番戲，秀髮散發出蒜茶的濃郁芳香，讓她吸聞到前世的熟悉。女孩那對深凹大眼在夜色中閃閃發光，與她對映。她們吸聞著對

方一如自己。一個昨日女孩與明日老婦在現今的奇異時刻相逢，玫瑰色的月光灑在她們身上。她們穿梭百年的時光長河，兩人互看對方，如此的艷色風華，金銀花香在空中流瀟著。

女孩伸出戴著瑪瑙琉璃手鍊的纖白手臂，搭著她的肩，對她輕聲耳語：「**Ti jan ta Raranan-oho**。」那語言卻成了熟悉的反面。

她搖頭，想不起這麼似曾相識的語言是什麼意思。

女孩說：「我是妳的母親。我是漂流的島，守候著我們族人的歷史時刻。我用艱難的方式，記憶我們族人的生活秘密。那些從唐山來的男人，把我們推落在平原邊緣，侵略我們對各種事物的感知能力，直到連我們的影子都被他們同化。直到我們消逝了語言，完全不認識自己的影子。」

「那跟我有什麼關係？」

城真華在混亂的氣旋中摸索前進；她邊飄飛邊幻化成中年美婦，騰越夜空飄飛，再幻化成愁悒少婦，飄飛，幻化，等她發現自己被困在一個灼熱的溪河出口時，她回到了十二、三歲的模樣。

晨曦微露，一堆赤身男女以草葉裝飾身體，手上戴著鈴鐺奔跑。

「這是我的生活記憶秘密，那時我可能是十二歲或十三歲。我曾經被第一個渡過溪流到對岸的男孩獲得。」女孩說著的時候，城真華進入了女孩的意識感知中。

女孩和她一起發聲，她們說著：「當夜都走遠了，月光也不在我們的背後駐足時，我們開始融合歡唱，取悅神靈，兩人尋找著適當的和聲。我們咀嚼著合聲，一聲蓋過一聲，直到聲波震動溪邊的草叢，掀起壯闊的濤浪。就像二仁溪要進入鹽水溪激起的浪花，我們沁泡在繽紛朝霞的七彩光芒中。那時，祖靈都在微笑；男孩充滿了我的眼睛，我從男孩眼眸中，看到紅嫩的自己正在高歌，吶喊著快樂的山川大地。溪水，草叢，上升的太陽，我身體背後溫暖潮濕的土壤，通通跟我親密結合。我成了大自然真正的女人。我開始擁有力量。我即將決定生活的每一個細節。」

直到女孩穿起天藍色的苧麻短上衣和桶裙，男孩也穿起他的『籠仔』。然後，他們再合唱向曲的「身體之歌」：『蕉牙蕉牙眉蕉牙，眉於蕉牙龜阿哪……』兩人走到溪水交會處，便各自回家去了。

她們在飄飛的風中又分離開來。

城真華這時看見女孩力姬春往一片芳草茂盛的密林而去。女孩赤著腳掌，走路微微蹦跳，一直到密林入口處，才轉頭看著幻化回老婦人的城真華，嘴巴呢喃著一連串無法辨識的聲音：

「Ni-aku-voyu ki isip ka aluf-apa k'ana sasangog tunun ka subu. Ni-aku madadagh ki talum. Iməd mamang pu-mariang kamamutiragh apa. Tulam ki iməd k' ana ni-murilaaku-reya mama ki sey-sey-u.」

（空氣裡總是飄著花草香，有酸甜的果實，與各式的野菜，在不同季節裡出產。大地充足而美麗，人與鳥獸蟲蝶很有默契地相處著，他們融合而友愛。）

城真華看見田野、蔗林、稻穗、豬群、貓狗和蝴蝶等，紛紛穿過玻璃般的水霧瀰漫開來，挾帶著歡樂的節慶歌聲。漸漸退出的藍天，把舞臺讓給輝煌喧嘩的晚霞。已經開始熱鬧的空氣中，較遠的地方有一列身影似乎在驅趕烏鴉。

「這是我們族人在很久以前的村社聚落。跟著我，想像妳是隻飛翔的雲鳥，千萬別回頭看背後隱約的那道長長的蜿蜒竹橋。妳正站在夢境最美的地方，彩霞將要流瀉整個世界，兒時戲耍的芳草地將要繁盛。」

現在城真華浮趴在雪白柔軟的雲層裏，往下看著：

女人們在刺竹家園前刈除野草，隨後把鐵刀擺獻在祭籃旁邊；祭籃內放著穿戴的衣帽、數瓶小陶罐、手環、臂環和小箱子，她們趴跪歡歌祭拜 **Tamagisangak** 和 **Tekaroepada** 神靈，祈求好福氣和免於蟲害火災。同時，男人們已經宰殺豬隻，剝除豬毛除掉內臟，將豬肉攤開成牲禮，再擺上蒸飯、小米酒、檳榔、荖葉等，獻祭 **Topoliap** 和 **Tatauoelie** 神靈，祈求身體強壯和出征勝利。

「這是 **Warabo Lang Varolbo**，」女孩力姬春對著城真華耳朵輕

聲細語，嘴唇開合波動著；「是戒齋禁慾的祭典。我們稱做『禁向祭』。戰士們即將出草打獵，除了祈求不被敵人弓箭射中，也要預防生前做壞事的『向魂』來危害在世的人。」

夜風吹走了輝煌與喧嘩，吹著女孩和城真華交疊的長長身影。她們隨著清風飄飛，天幕東邊升上的月亮越來越光明。

※※※

在府城看西街出現了從蘇格蘭來的紅毛傳教士時，連金發不過是個十五、六歲的碼頭搬運工；他精瘦結實的黃褐皮膚，走路雙腿大字劃開的樣子，使他顯得成熟又老氣。紅毛傳教士在看西街租屋傳教兼做醫療館，快速地醫好城民長年的壞疽，或因集體械鬥化膿腐爛的槍傷，或難纏的婦科疾病等；這使得城內的中藥局和草藥店生意一落千丈，傳言也因此紛紛飛飛：諸如「紅毛仔」總是對傷口高喊著聽不懂的魔鬼語言，要前來求治的人改信西洋神明，否則半夜會被個叫做「撒旦」的魔神仔擄走魂魄；又如「紅毛仔」還會剖開孕婦腹肚抓取胎兒，挖死人心肝磨製成神奇藥粉等等。

連金發模糊記得傳言在城內鞭炮般爆開，由地方士紳藥行老闆等號召的驅魔隊伍集結了個把禮拜，終於向看西街挺進；當時他天不怕地不怕，掄著扁擔走在驅魔隊的最前端，後面跟隨的羅漢腳們腳步有

點踉蹌，地主們的火槍隊則殿後壓陣；大家既氣憤又恐懼地來到看西街的醫療館前。連金發挺立白閃閃的十字架底下，長期吃不飽加上腎上腺素升高，他空空的胃囊竄起了一股銳不可擋的火氣，還夾帶一陣尿急，因此他藉著大喊衝進醫療館來轉移身體的不快；眾人看他如此勇猛，不由分說也大嚷大叫你推我擠地跟進。在那陣混亂的突擊中，沒有人看到那個會唸西洋咒的「紅毛仔」，火槍隊的砲彈也沒有派上用場；連金發趁勢跑到醫療館後側解完一泡尿後，大家莫名奇妙地成功達成任務。

城內杏春堂中藥局的老闆非常欣賞連金發的勇敢，認為他天賦異稟因此嚇走了西洋鬼子，便把他召入藥局來幫忙配藥，生意竟然好得到半夜才能關店；不過才睡上兩三小時，敲門的拳頭聲又把連金發喚醒了。

儘管三年後清朝政府和大英帝國簽了「樟腦條約」，帝國的軍艦停泊在安平外海，砲口對準府城，「紅毛仔」傳教士也再度出現在溝仔尾，租了許厝三進落大房子，重施醫療兼傳教的故技；但這一切已經妨害不了杏春堂的生意，而且為了肥水不外流，杏春堂老闆把唯一的千金如意，許配給連金發。

從此連金發竟然如意地一發不可收拾，把個杏春堂生意做到二十七年後日本人來殖民本島時，還必須要找他進州廳府商議政務管理事

宜。甚至他後來當了第一批皇民士紳。

連金發第一次見到力姬春時，如意夫人已經幫他產下三兒三女，為了不想再忍受懷胎產子的辛勞，兩人分房而睡已超過十年；這期間連金發忙著擴展藥局的規模，跨足頭一批進口內地西藥到府城的業務，頻頻與日本長官交際應酬。那一天，他陪著日本巡查去到番子厝的新港社，視察以公廨充當的「番民教化所」，力姬春正坐在小竹椅凳上跟著日本教師喊：啊咿唔噎喔，一頭紅褐微捲的長髮隨著清風飛揚起來。連金發一眼望去，只看到個彩虹般的仙女，細白的皮膚，棕色大眼睛像兩丸磁石，把他的魂魄都吸攝盡納了。那日傍晚，嘉南平原的紅日落在灼痛的安平外海裏，他返回杏春堂，覺得整個人空蕩蕩的，全身著火般燒得燙人。

接連的幾日，連金發總是看到運河上空的彩虹，嚴重地心不在焉，不是對錯帳簿，就是貼錯進口西藥的漢字標籤。如意夫人每次經過丈夫身邊，總覺得像掉進滾水鍋裏。起先，她以為是七月溽暑的緣故；後來，已經十六歲的小兒子連錦堂，被阿爸身上罕見的火氣撲擊，得了熱傷風，發起高燒來；接著，其他兒女媳婦口徑一致說：「阿爸的影子像一團火」，所經之處，地面的青石磚都會冒出噼噼啵啵的火花。如意夫人斷定這是丈夫去了番地才惹上身的邪氣，連忙找烏頭師公來家院作法驅邪，黃竹紙的神符一張又一張在大海碗中燒化成灰，

澆上陰陽水，用玉蘭葉沾著，在家院四周圍揮灑。另一方面，僱請來煮飯的阿巧姊時時刻刻都在研磨犀牛角粉，給老爺和小少爺降燒，長了老繭的手掌磨破了皮，滲出血珠來。只是，吞服神符水和犀牛角粉，對連金發的火氣絲毫不起作用，他打個噴嚏，眼前就爆出一陣火花，眾人跟在他後面忙著滅火。如意夫人帶著未出嫁的小女兒前往上帝公廟求問神明，擲出的杯筊都是無解的笑杯。最後，如意夫人總算想起一句古諺：「解鈴還須繫鈴人」，要連金發再回到那個讓他感染邪氣的番地，找村社的尪姨作法——據她的表親說，那新港社住的番人是熟番，月圓時尪姨會作法唸禱文，可以驅除邪惡不祥的附身鬼魂。

力姬春在連金發第二度來到番民教化所的前一夜，躺在竹床上由米布斯在她的腹肚上推揉擠壓碰撞，還灌了好幾碗由番紅花、巴豆、莢朮、芫花和黑面馬草熬煮的湯水，折騰了大半夜，終於把她腹中沒有靈魂的血塊排出來，痛得她只剩半口氣，蜷曲在竹床上像尾冬眠的蛇。

連金發在番民教化所到處看不到那個紅褐捲髮的大眼姑娘，愈發全身火燙起來。他站在公廨的竹窗外東張西望，正在上課的日本教師無意間瞥見竹窗外有根搖晃旋轉的火柱，以為大火即將來襲，手中粉筆掉落在地，驚慌大喊著疏散。十幾個大大小小的男孩女孩紛紛奔出，閃過連金發，歡歡喜喜跑向田野嬉玩去了。日本教師被火柱困在

公廨出口，進退不得，泥地像滾漿，讓他不停跳著腳。「阿若——」連金發抓住日本教師的細瘦手臂，正想問大眼姑娘去處；日本教師慌忙甩開他的抓握，手臂已經燙出個紅巴掌印。這人莫非是支那神話所言的火神祝融？日本教師兩腿顫慄，想自從被派來番地，見過各種奇象異象可不少，總是習俗儀式的差異，彼此尊重就是；但就是沒見過這麼著火的人，開口還會冒出陣陣小火花。

「你班上有個紅褐頭髮的女孩，」連金發低聲下氣問，「好像今天沒來上課？」

「我班上的女孩幾乎都是紅褐頭髮呀；」日本教師看著手臂孵出水泡的紅巴掌印，小心翼翼倒退三步；「她們經常三天兩頭就不來了。我下了課，還要一個一個去訪查，叫回來上課。即使是這樣，班員始終沒有全到過。很頭痛哩。」

「那你今天會去訪查那個女孩嗎？」

「哪一個？今天有四個女孩沒來。」

「眼睛大大的，皮膚很白細，頭髮像彩虹。」

日本教師搖頭又點頭，思忖著如何避免這個人引發大火，把竹片搭成的公廨燒成灰燼；「沒來的四個女孩都是你形容的樣子。這樣好了，你跟著我去挨家訪查，也許可以找到你形容的那一個。」

村社種田的男人從陽光蒸熱的氣味中，聞到一陣火煎的漢藥味，

紛紛抬頭張望，一個熱火騰騰的河洛老爺跟在跳著腳的日本教師後面，行過田埂，兩旁的細雜草被噼啵的火花挑逗得冒起煙。他們穿越樹林的腳步幾乎是跑的，否則連金發鼻息噴出的火花，很可能燎起四野大火。第一個女孩用大塊纏腰巾綁著個男嬰，在曬稻程餵雞，大眼空洞地看著他們。連金發搖搖頭，日本教師跨開腳步還不忘回頭叮囑：「妳明天要來上課，帶弟弟來也沒關係。」第二個女孩踩著水車灌溉稻田，棕色大眼睛瞪著他們，嘩啦嘩啦說：「都怪我阿姊啦，這本來是她的工作；啊，其實也不能怪阿姊，要怪阿爸啦；他上個月圓跟村人去獵野豬，扭到腳踝。」

「那妳阿姊人呢？」

「躺在家裡啊，臉白得像死人。昨夜米布斯來幫她驅趕作怪的血塊，弄到半夜，她哀叫得像豬被宰那樣，害阿爸端著湯水絆了一跤，腳踝只好又綁上竹片固定了。」

「我們可以去看妳阿姊嗎？」

「隨便啦。只要不叫我回去公廨唸『啊伊唔噎喔』都好。這踩水車還比較有趣呢，你看，連白鷺鷥都來作伴。」

力姬春閉著眼，下腹仍隱隱作痛，倒在竹床上；她眼前依稀盪漾著白翠溪浪，那個男孩第一次出征獵山豬，箭法神準，送給她一整副山豬牙琢磨成的美麗項鍊，豬頭壳到現在都還供在公廨裡呢。最重要

的不是這些戰利品，而是男孩看她的樣子，讓她的額頭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唇、下巴都得到一種愛撫的注視，她覺得這樣凝視下去自己就要融化了。所以她轉身往密林深處跑，到處都是曬得脆脆的黃褐落葉，她覺得世界都在沙沙作響。嗯，男孩應該很快就追上去了吧？她跑得不疾不徐像個好人家的姑娘。她漸漸停下腳步，仔細聽樹林傳響，竟然連一絲鳥鳴也沒有；赫，她呈大字型往後一仰，躺倒在厚厚枯葉上，天空像被一整桶藍漆傾倒上去似的。彷彿一支彩筆從空中咻地劃到地面，男孩飛躍撲到她身上；兩人翻滾著，把疊疊塔塔的落葉鋪成一片平坦。「妳是我的。」男孩認真說。「不對，你才是我的，只有我可以要你，你沒權利要我。」「那，妳會要我嗎？我下個月圓要去獵鹿，到時把鹿茸送妳阿爸，鹿皮給妳做床墊。」那當然，她從出生到現在，已經收到十幾張鹿皮了。這個傻瓜。「我才不要床墊呢。要就是棉裙棉衫，穿著走路隨風飄飄，多舒服啊。」「好，我用鹿皮去換棉衣裙，只要妳歡喜。」她從落葉中跳起身來，笑得吱吱嘎嘎，「看你能不能抓到我？」

「嘿，抓到了，就是這個。」

力姬春先是聞到燒焦的漢藥味，再張眼望出竹窗外，兩個背著陽光的男人正往她看。她慌忙穿好靛青色棉裙，斜右襟的素白棉衣，從床上爬起來，快步來到刷白灰泥的刺竹厝外。對著日本教師九十度大

鞠躬，說：「花田先生，我貪涼，夜裡沒蓋被子，頭發燒了。真是對不起——」

誰知日本教師只顧轉頭跟那個全身燃著火的人嘟嘟囔囔；「確定就是這位嗎？」他用手指著她，再三確認。

「就是她。」火氣旺盛的連金發往前踏一步，踢到的一張竹凳就噼啵燒起來了。

「啊呀，春子同學，趕快來曬稻埕這邊的空曠地方，不然妳家房子會被燒光了。」日本教師跑最先，邊嚷叫著。

力姬春半跑半拖著腳步，用雙手按住疼痛的腹肚；這到底怎麼回事呀？她瞪著那個直冒火花的河洛老爺看，凡他碰過的物件都火花四濺，門口掛的五個竹籃已經燒了兩個，雞隻嚇得嘎嘎四散了。「你過來！」力姬春忽然大吼一聲，捧著腹肚往回走到河洛老爺面前；「你不能任由自己的火氣燒壞我家，我們的村社，還有公廨。告訴我，是誰惹你發這麼大的火氣？」她大膽伸出手去握住他到處亂碰的右手掌，竟是冰冷的。

「我也不清楚，反正就是上個禮拜前幾日……」連金發沒頭沒腦地講了半天；但力姬春只聽到第三句的「看到一位彩虹般的姑娘」心裡就有譜了——這個笨蛋老爺正在經歷他生平的初戀而渾然不知。

「我倒碗水給你降降火氣，請你過去花田老師那邊；」力姬春看

見日本教師從龍眼樹下搬了塊石頭，放在曬稻埕中，坐了下來；她示意連金發也比照一番，便彎進竹屋內找海碗公盛水。等她端了水，慢下腳步來到連金發面前時，曬稻埕的平坦黃泥土還會燙腳。

「我不知道要怎麼處理你的熱病；」力姬春把另一塊連金發為她準備的石頭挪遠一點，小心翼翼坐下來，說：「你得等我阿母回來，把情形再跟她講一遍。如果阿母覺得有必要醫治你的熱病，她會叫我弟弟或妹妹去請阿爸過來，也會請米布斯過來。」

連金發灌了半海碗清水，覺得腦中爆燒的緊繃神經紓解了大半，因而又想起剛剛半路遇見的踩水車姑娘，哦咿了一聲，問：「妳阿爸不是腳踝扭傷嗎，怎麼不在家裡？」

「他在他家裡休養啊。」力姬春看著這位為她冒火花的河洛老爺，預感自己的命運將從此轉向，而且在這個刺竹家園待不久了。

「妳阿爸家不是妳住的這個家嗎？」連金發想：番人莫非也有三妻四妾，那這位姑娘的阿爸肯定是番社有頭有臉的大人物囉。

「阿爸還不到五十歲，不能過來跟我們住啦。」

「他們的習俗是招贅婚姻。」日本教師花田現在當起解說員；「雖然結婚了，丈夫還是要回到自己母親的家裡住，或者跟未婚男人睡在公廨內。規定是要等滿五十歲，才可以搬進妻兒家中同住的。」

連金發詫異地瞪大眼珠，驀地想到剛剛日本教師喊這位姑娘「春

子」，又問：「妳叫『春子』嗎？今年幾歲了？」

「我叫力姬春，十六歲。」

「力——姬——春——」連金發拉長語調，被這個奇怪的名字困住思考，不斷呼出蓬蓬熱氣來。

「春子同學比較特別，她阿母姓力，阿爸姓姬，因為在春天出生，所以叫力姬春。」日本教師自認溝通本島河洛人和熟番間的習俗差異，是他責無旁貸的事；「噢，還有一點，他們算歲數是以十次月圓為一歲的。所以春子同學按我們內地算法，也不過十三歲多而已。」

「我們算十四歲。」連金發想起自己在年尾出生，才過了七天就已經兩歲了。

在連金發喝了三海碗清水不再冒火花後，力姬春索性拿出竹櫃收藏的小米酒請他和日本教師對飲，讓他們坐在曬稻埕中，邊猜拳邊灌酒，自己則捧著作痛的腹肚躺回竹床去了。

麻雀一隻隻飛來停在兩個臉頰紅咚咚的男人腳邊時，力姬春的阿母拖著一布袋的農具，緩緩走回白灰泥的刺竹厝。她的腰椎是彎的，肩膀向前傾斜，已經四十六歲的身軀再也無法挺直了；她身後跟了大大小小五個孩子，家中總共有八張嘴巴開著要吃食，但這一年的蟲災特別嚴重，幾乎可以確定沒什麼好收成，只能靠丈夫狩獵的鹿皮向河洛人換取生活物品了。深深發愁的心使她頭顱低垂，一腳一腳踩著自

己沉重的影子，以致於走過兩個酒醉歪躺在地的男人，她也沒多加注意，以為只是龍眼樹斜照的日影罷了。倒是踩水車的女孩發現日本教師躺在地上，「啊咿」叫了一聲，其他四個孩子圍過來觀看，十九棕色的眼珠轉呀轉，歪躺在地的兩個男人褲襠鼓鼓的，像搭起的帳篷。

連金發起先以為天空星星在閃爍，想不起自己為什麼陷在這種景象中。「阿若——」他揉揉眼睛，爬坐起來，一股尿意正急。「啊咿，你是那個冒火的人。」踩水車女孩嚷叫著。這下連金發驚醒過來，發現被五個孩子圍住，而日本教師醉意正濃打著如雷響的鼾聲。

※※※

後來連金發回憶到這一段時，對於他賺到可觀聘金同時賠上可怕心碎，總是拿捏不定是輸或贏。他模糊記得約莫又去了五、六趟番社，每次都帶著成捆的各色布料、蔘茸藥酒、金針木耳等，其中一次他換到一張鹿皮，另一次是半隻山豬腿；反正最後一次他成功地換到力姬春，回到杏春堂，拜了如意夫人做養母。他這養父則開始調教力姬春辨識中藥。

同時，在如意夫人的堅持下，「只」有這個養女，連金發親自跑了趟戶政所，等他返回後，力姬春登記在大日本殖民島嶼的戶政冊上，是個名叫「連只」的女性。

如意夫人眼中紮了一根釘，對連只緊緊盯梢著，還要她來自己臥室睡，說要這樣才會「疼入心」。不過，隨著連只站上藥櫃開始幫忙配藥方後，生意竟鼎盛得等待拿藥的人心甘情願排著隊伍，蜿蜿蜒蜒到對街的巷弄去；如意夫人在傳言「杏春堂有個水面仔」沸沸揚揚時，忙著點數進帳銀票，漸漸鬆弛了她對連只的戒心。「那姑娘整天都在配藥——」後來如意夫人跟她的姐妹淘講起這段不堪的往事時，總是不解連只如何空出時間，讓連金發連錦堂父子反目相向，拿著藥刀要對砍。這樁差點外揚的家醜，還賴如意夫人的一個表親，在生死存亡之際，成功撮合了南河港郊商郭家那個成日酗酒的么兒——郭祥田和連只配親成婚。表親舌燦蓮花，說服郭家老爺夫人相信也許這是個戒酒的轉機；「男人嘛，酒和色只能選一邊站。」表親說。

連只穿著最時髦的白色和服，纏著來自京都西陣織的火鶴腰帶，頭戴白色新娘花冠，坐上黑頭轎車往幾條街外的南河港郊商駛去。新郎踩著高齒木屐，身穿霜降色和服，腰間還配戴一把木劍。這場混合河洛習俗的日式婚禮，州廳大人也應邀前來；他用日語發表冗長的祝賀演講，賓客只能對喜筵桌上的龍蝦虎視眈眈。坐在主桌的新娘連只緊閉雙唇，以抵擋海產腥味導致她陣陣發噁；她抹上細粉的臉蛋因著暈眩更加雪白，賓客怕承受不了心底的羨豔與忌妒，幾乎沒有人敢直視新娘的面龐。

在州廳大人引經據典修辭繁複的演講中，新郎郭祥田一對眼珠只盯住眼前端放的清酒壺，渾然不覺坐他斜對面的丈人連金發忿恨的眼神；事實上他的太陽穴還砰砰亂跳，昨夜在寶美樓的宿醉使他右側腦殼像被木槌猛敲，以致於整個迎親過程他走路的模樣彷如八家將迎神般顛顛跳跳。唉啊，解酒還需酒——郭祥田在州廳大人演講的一個小停頓間，迅雷般灌光一壺清酒。

等到州廳大人微微一鞠躬賓客掌聲響起時，郭祥田已把桌上的所有清酒全倒進胃囊，開始叫喚僕役拿新酒過來了。在賓客全神貫注撕扯龍蝦，州廳大人與郭家老爺乾杯，連金發灌著悶酒，新郎拉開和服衣襟的同時，連只終於敵不過眾多腥羶氣味的騷亂，臉龐朝喜桌底下嘔出酸水來。只有如意夫人看在眼裡，趕忙把雙筷子往地上丟，藉機彎身到桌底，遞給連只一條白手帕，眨眼示意她掩護好。作孽啊！如意夫人一面拊著心暗唸「阿彌陀佛」，一面慶幸保住杏春堂的聲譽；儘管坐在隔兩桌的小兒子連錦堂怒目瞪著母親，但他左右各坐著大姊和二姊，隨時準備壓住么弟的任何衝動行為。

新娘從清晨起來梳妝後就沒進食，此刻嘔完酸水後更絕頭暈目眩，一張雪白的臉龐發出青光。據後來一位參加這場喜宴的阿好孀說：從來沒看過這樣的天仙美女，臉龐神光萬丈，彩虹旋飛，「尤其是紫光，簡直是彌陀佛祖的寶光再現！」阿好伯也在一旁頻點頭支持

妻子的描繪。

出乎意料的是新人要送進洞房，新郎還沒走到門口就醉倒在地了。連只單獨跨入新人房，對著梳妝檯鏡面照看了一下，一抹模糊的男人身影在鏡中倏閃而過，等她靠近細看，只剩自己白粉離落的花臉龐。僕役把新郎架扶到床上時，連只自己取下白花冠，用手帕沾水擦淨臉頰的胭脂白粉，因著飢餓把兩碗象徵百年好合的甜湯圓獨自吃光了。她自行褪下十二層的白色和服，換上細棉布的内衣內裙，再套了件長到膝蓋的罩衫，來到床緣，把新郎橫斜的打鼾身軀推推拉拉，空出一個適當的床位，背對著新郎躺下，由於婚禮的疲累，她迷迷糊糊睡著了。

米布斯從夢中走出來，對她搖頭歎息，說：「妳的血脈斷了。」她在凌晨不到五點時驚醒，新郎身上的酒腥味，惹得她彎著腰對夜壺嘔吐。這下新郎被嘔出物的酸氣給鬧醒了。直到兩個禮拜後，輾轉又輾轉的消息才從新港社傳到府城，偷偷溜進南河港郊商的小少奶奶耳朵——連只結婚那夜，一把莫名的火燒光了她阿母的竹厝，阿母和五個弟弟妹妹在熟睡中被烤成了焦炭。

啊呀！連只的哀嚎如同八個月前聽到阿母葬身火海一樣。儘管她開始陣痛時也有記起如意夫人的吩咐，特別在跨進庭院的門檻上摔一跤，但那頑固的嬰兒似乎不肯出來，個性跟連只一樣強韌。

等到連只呼出最後一口氣，決心去飄揚五彩旗幟的天頂找阿母團聚時，雙腿間猛然湧出一陣濤浪，接生婆大聲尖叫著，一個幾近完美的女嬰誕生了。女嬰皮膚泛著淡藍色的光澤，兩隻棕色大眼睛滾滾圓圓，美得如仙子。郭祥田被一堆尖叫聲嚇得清醒過來，把女嬰抱到庭院中，放在陽光底下仔細端詳到日落月升，才說了句：「這囡仔長得像她阿母。」八個月以來的猜疑與半醉半夢中的推敲，全都瓦解了；他打了個酒隔，呃，仙女下凡總是不同凡人的。郭祥田對女嬰哈了一口陳年積壘的酒氣，女嬰咯咯笑起來。

連只奶著女嬰時總會陷入恍惚，由於女嬰太像自己的印模，她完全不能確定誰是女嬰真正的阿爸；直到後來她想通米布斯講過的「生女倍喜男」，發現只需確定是自己的血脈，便可接續天頂阿母的祖靈，於是也就歡歡喜喜在郭家辦滿月慶時，到左鄰右舍送紅蛋了。

這個女嬰報了戶口，取名郭美華。名字是郭祥田斟酌再斟酌，邊喝酒邊推敲，前思後想了十來日，才終於決定的。當時他吹著口哨從戶政所蹺回南河港大宅，沿途的每個路人都向他道賀生了個仙女，有預測說女孩長大後「毫無疑問是天皇的太子妃」，也有猜想「必然是上將夫人」，更有胡掰他「註定當總督大人的丈人公」，凡此種種，只是讓他更加洋洋得意，大搖大擺跨著生風的虎步，儼然皇親國戚，索性呼朋引伴招了十多個羅漢腳，來到自家大廳大喝大飲，米酒一罈接

一罈地開。

隔天早晨，連只發覺大廳歪歪倒倒一群男人，酒臭熏天，依稀彷彿看見她成長以來的節慶祭典，還以為是族人歡醉的景象；恍神了約莫一刻鐘，隨著殘餘記憶消褪而現實撲上眼前——赫，丈夫還狼狽地癱躺在一個黑黢黢的羅漢腳的褲襠上！於是她掄起竹帚，厲聲大嚷地把那些呼嚕鼾睡的羅漢腳掃地出門。眾人只見一個披頭散髮臉色發青的番婆，大吼大叫著聽不懂的番語，紛紛阿娘啊喂逃出郭家大門。驚愕過後，「南河港少爺娶了個番婆」傳言四起，郭祥田只好又回到寶美樓去喝酒了。

美華兩歲多時，白白嫩嫩，嫻靜優雅，她不哭不鬧，脾性溫柔，長著一頭紅褐色捲髮，像個陶瓷娃娃。連只看著這個美得令人不安的大女兒，認定是南方的 **Tamagisanhach** 天神塑造的，月圓月虧時節，都要朝南方天頂咕嚕哩嚕一陣，還潑灑她自己偷偷釀製的小米酒。每當她牽著美華走去住家附近的水仙宮菜市場，總是製造出大大小小的災難，不是肉攤老闆剝到手指頭，就是菜販秤菜滑溜了秤錘；魚攤上一排黑鯧魚紛紛凌空撲跳，叭噠摔落在這對母女眼前；美華用她嫩細的手指摸著魚頭，魚兒也就乖乖不動了；「就這尾黑鯧了，多重？」連只比劃著美華摸的那隻魚，「差一兩三斤，夫人好眼色，這隻最有活力。」「噢，夭壽大尾哩。」旁人紛紛湊過來品頭論足。她們母女

只繞半圈菜市場，背後便紛紛擾擾跟了一堆竊竊私語。

※※※

連錦堂自從連只嫁入郭家後，得了一種莫名的風寒熱病，全身又燒燙又冰冷；不是看他在大太陽底下裹了兩床棉被，坐在庭院中呆若木雞；就是看他在夜露深重時只著薄棉衫，對著廚房大嚷快煮蘿蔔湯來降火。總之，在去內地前的那幾個月，這位連小少爺沒有一樣事情是對勁的。如意夫人原指望這個么兒繼承杏春堂，因他從小記憶力奇佳，教什麼藥材名一點就通，手腳又俐落。如今眼看兒子這般自暴自棄，丈夫連金發切人蔘活像剝人肉似的刀光一陣青森，直讓她心底發顫。

不過，如意夫人畢竟遺傳了杏春堂經商的基因，立刻做出決定，打通種種必須的人脈關節，把么兒連錦堂送往內地去讀書，以免再在飯桌上聽他呢喃什麼「草的安眠，光的漂流，善變的漩渦」等等，引得連金發火氣上冒，家中到處揚起噼啵的火花。

這天用餐時，如意夫人做出最後的大讓步，只要連錦堂立刻啟程去內地，要讀什麼吟詩作詞的都行。連錦堂聽著啊了一聲，兩行清淚掛在臉頰。如意夫人心口一陣轟跳，連金發臉色火脹，眼看一場家變就要發難，她慌忙拉扯著兒子的衣襖，就要表演暈倒狀；誰知連錦堂

只是清了清喉嚨，繼續呢喃著：「輕快的艷陽區，夜的深處，唉。」
總算阿彌陀佛，如意夫人朝菩薩拜了又拜。就是連只生產那日，如意夫人帶著兩個家丁，護押著連錦堂和兩隻大皮箱，從府城南下打狗港，搭上大仁丸前往內地東京去讀文科了。

連金發自此對人生意興闌珊，杏春堂的生意也漸漸冷落了。他開始上寶美樓去喝酒，懷著連他自己也不清楚的幽微企圖，有意無意的與女婿郭祥田稱兄道弟起來。後來，連金發回想到這段醉裏乾坤的歲月，也不免覺得人生有夠荒唐。他們在寶美樓組了四劍會，包括安海港郊商六房的林德旺，佛頭港郊商四房的蔡財添等；這四劍會還參與了「赤城花叢十美」的選拔評審，儘管連金發郭祥田都發現第一名的花叢美人，姿色遠不如連只；奈何啊！郭祥田乾了最後一滴酒，他的番婆夫人懷孕待產，他根本無處伸展雄風。

事實上，長年飲酒也使他雄風萎頓，難得清醒要與連只相好時，多半尷尬地草草完事。還好這寶美樓的藝妓只陪酒或彈唱小曲，郭祥田自顧自地穿行醉鄉，酒酣之際只管在女人腿膝間翻滾，經常醜態百出。連金發看到郭祥田的靈魂被失落與挫折侵蝕，自己也跟著鬱鬱寡歡；每當郭祥田鬧醜，他還會嚷嚷那句想不起出處的「醉臥美人膝乃賞心樂事」，高喊再添一壺酒。翁婿兩人同時思念著連只，卻也只能哮吼著：乎乾啦！

這個農民曆八月十五的黃昏，郭家在第一進最大的院落擺設了一長桌的供品。連只跟隨郭老夫人和三位妯娌，面朝東方剛剛升起的圓月舉香拜拜，腹肚的胎兒已經踢蹬得厲害；等她捧著陣痛頻頻的肚子退回臥房時，一陣海霧瀰漫了整個房間，以致於請來的接生產婆瞎摸進門，還被梳妝檯鏡裡的鬼魅霧影嚇得大叫。

米布斯正穿過重重海霧，在連只耳蝸裡降下預言：「這女嬰將接起消失的血脈。」接生產婆只聞到一陣檳榔的甜辛氣味，好不容易摸進到床頭，卻被夜壺絆了一跤，啪地摔在連只的肚子上。這一突來的猛撞，連只雙腿間的嬰兒飛快落了地。據接生產婆多年後的回憶，當時她本能地雙手一伸，接到一團發亮的黏稠物，濃霧瞬間散去，一片無比華麗的月光照在產房中，而那個女嬰光亮得讓人睜不開眼睛，「是我這輩子接生過的千百各嬰兒中最明亮的一個。」接生產婆窸窣窸窣從棉衣的貼身口袋摸出一張泛褐的黑白照片，那女嬰果真像團光，白閃閃裹在連只的胸前。

那時候的連只有頭茂盛黑髮，盤著的髮髻蜿蜒到兩耳邊，不自在地微笑著，露出一排貝齒，看來像個十幾歲的姑娘。就連她自己也沒有料到，生了真正完美無瑕的二女兒後，她的美貌基因像風蝕嚴重的瘤石，被歲月的強風颳得無影無蹤了；十年後她再生的三女兒相貌平庸，四女兒也無什麼可取之處。

郭祥田從寶美樓回到家時只是微醺，一輪燦爛的圓月照得每樣物件都光閃閃；他踏進臥室的那一刻，一道強勁的光束從眠床射出，使他不由得倒退了兩三步，還以為自己莫非來到了月宮。等他盪去後廂灶間灌了一碗茶，重又走回臥室時，赫！可不正是嫦娥和玉兔嗎？他揉了半天眼睛，沒錯，躺在床上天仙妻子旁的正是一隻雪白如玉的仙兔。儘管後來在寶美樓傳開這個嫦娥玉兔的中秋奇觀，大家紛紛笑說郭祥田「酒仙」當之無愧；但連金發卻始終支持郭祥田的看法，「那是因為你們都沒見過——」他把「小阿只」嚥在喉頭，就算是觀音娘娘小阿只也生得出來，連金發因而在爭辯嫦娥玉兔這檔事，老跟其他酒客槓得臉紅脖子粗，害得寶美樓走桌的阿平阿安兄弟總拎著布袋跟在他後頭撲火花。

郭老夫人生了四男五女，孫子二、三十個，但她抱起這個白光團般的孫女時，仍不免一陣驚愕，以為是觀音菩薩來投胎，忙不迭念著「阿彌陀佛」，把小菩薩還給連只餵奶。郭家誕生了個觀音娘娘的傳言因此不脛而走。

這一來，郭老爺便好奇拿了孫女的生辰八字，盪到武廟旁的葫蘆巷找算命仙，研究這小菩薩該如何款待。「趕快送人。」算命仙臉色鐵青說。郭老爺再問了第二家，「你們養不起。」算命仙猛搖頭。第三家的算命仙拗不過郭老爺的追根究底，乾脆說：「家破人亡。」郭

老爺快快走出葫蘆巷，把孫女的命單揉成一團，丟進武廟的金爐燒燒去。「算命嘴胡累累啦。」郭老夫人送上熬燉的蓮藕湯，安慰丈夫說；郭家這麼樣的家大業大，哪有把個美人菩薩送養的道理。

照往例，郭祥田得意春風地拿著登記了「郭月華」的戶口簿，一路招搖。沿途的路人幾乎要朝他跪拜起來——不知菩薩的阿爸要怎麼稱呼？有人說玉皇大帝，有人說釋迦牟尼佛，又有人說根本沒有任何紀錄觀音娘娘有父母，一大夥人爭議不休，最後甚至鬧到天后宮找當時已經八十多歲的神變廟公斷這樁公案。

這樁當年蔚為一時風談的案題，在現今所剩無幾的耆老記憶中還鮮明如月，每當他們說給後生晚輩聽時，大家紛紛搖頭吐舌，無法想像那樣愚蠢又詭異的盛況。

不過，這個光芒閃耀的女嬰倒沒有發生什麼驚天動地的怪異或靈異現象，她只是平凡地按部就班成長著。一直到她兩歲那年中秋，郭老夫人在祭拜月娘時聽到一陣玎玎傳響從心臟直竄腦海，拿著香柱在空中比了個夢幻符文。等郭祥田醉醺醺被家丁架扶到老夫人榻前，還來不及喊聲「阿母」，老夫人已經撒手歸天了。